



网络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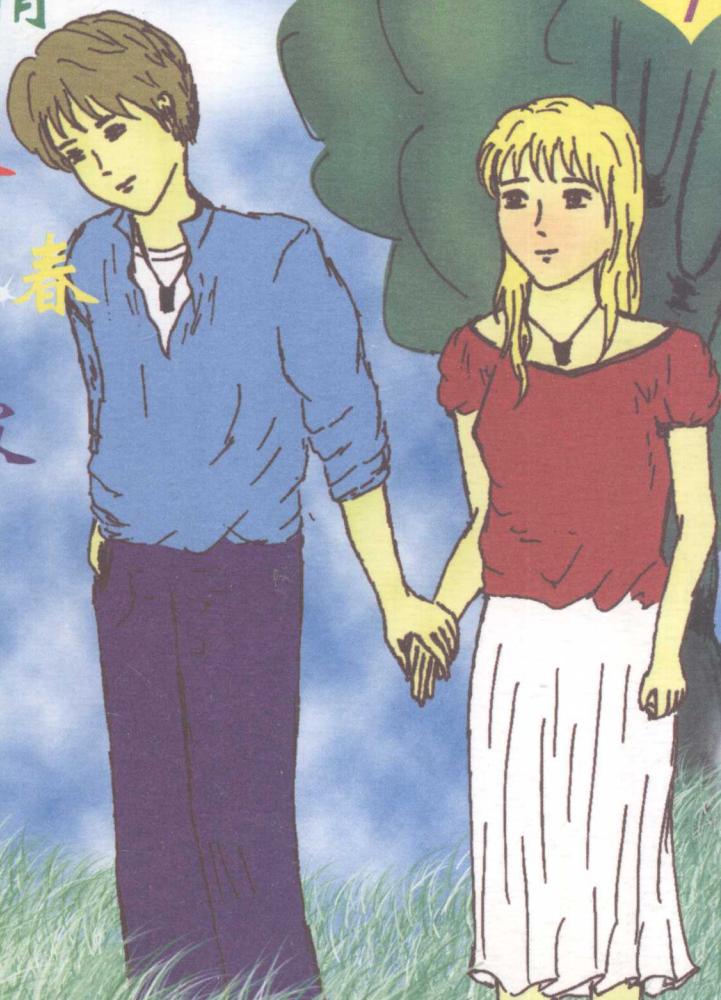
纯情

浪漫

青春

俏皮

7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李御冰网络小说集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10

ISBN 7-5601-2617-0

I 李… II 李… III 小说集—网络 IV. I.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251 号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 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总 印 张 186

字 数 34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601-2617-0/I·102

总 定 价 696.00 元(全 24 本,本册 29.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编委会

总	编	李乡状		
网络小说主编	韩山寺	老茶		
副主编	来雅苓	牛丽		
恐怖小说主编	康卓	李月萍		
副主编	滕正人	朱亚礼		
情感小说主编	王嫣嫣	刘小锋	陈立柱	
副主编	张闯	耿伟平	姚波	
亲情小说主编	魏莹	徐加卫	胡西淳	
副主编	国中华	王黎	孔繁丽	
电脑图文	李洪霞	赵海英	唐小丽	
插图绘画	毛亚萍	齐磊	于倩	

文稿统筹 圣泽文化

感谢《胆小鬼》杂志的友情支持



“老字军”	(1)
杀手之王	(4)
与狐为友	(16)
那片温存	(25)
品茗人生	(30)
想活着	(33)
鬼瞳	(43)
希望	(88)
亲情托起我腾飞的翅膀	(98)
蚁噬	(106)
墙内开花墙外香	(123)
想理由	(126)
恐怖的杀手	(135)
亲爱地，俺恨你！	(147)
惊梦	(152)
想钱儿	(176)





“老字军”

——记长春市职工物价监检第一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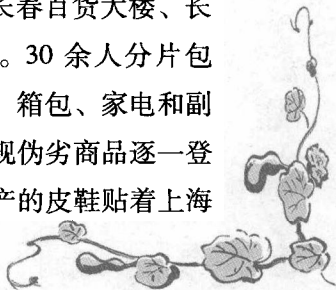
有人曾这样问长春市职工物价监检第一站站长马吉华：

“你已经 50 多岁了，而且腰酸腿疼，工作起来怎么还是这样有劲头？”

马吉华诚恳地说：“我离不开这摊工作，每当我走进商店、市场，看到那些坑人的鬼把戏，不抓我就受不了。”

这实实在在的一番话，道出了全站 31 名工作人员的同心声。这个站绝大多数是年过半百的老同志，被人称作“老字军”。然而，就是这支看似弱不禁风的“老字军”，却接二连三地打漂亮仗，证明了自己并不“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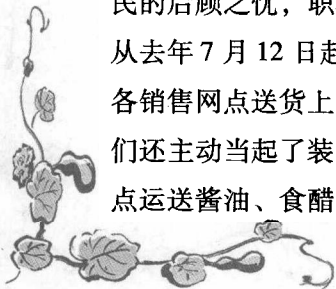
去年 3 月以来，消费者对服装、皮鞋质量差、伪劣产品过多等问题反映极其强烈。一直为群众信任的国营商店也没能挡住诱惑，受到伪劣产品的冲击。为提高国营商业的信誉，发挥国营企业主导作用，职检一站对长春百货大楼、长白山商场等 10 个大型商场进行重点检查。30 余人分片包干，各负其责。在检查服装、鞋帽、针织、箱包、家电和副食等商品的价格、质量、商标过程中，发现伪劣商品逐一登记。检查结果令消费者大吃一惊：温州生产的皮鞋贴着上海





的不干胶商标；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商品硬标上进口标签；有的经营专业户手里拿着不干胶商标，随卖随贴；有家大型商店经销的一件 3300 多元的裘皮大衣，竟无任何标志。他们将检查结果与被检单位负责人沟通，统一认识，同时严肃处理了极少数不法业户。去年夏天，长春市场上汽水和熟食品种繁多混乱，不少厂家不具备生产和加工条件，却把大量伪劣产品送进消费者口中。职检员们放弃假日，集中一个月的时间，检测不合格汽水品种 54 个，检查熟食生产厂达 300 多家，迫使不少地下黑工厂自行解体。在全国质量品种效益年里，他们检查 1.4 万店次，收缴罚没款 17 万元，工作量超过历年的 2 倍。

职检一站坐落在一汽厂区，这里的职工和居民对“酱油事件”记忆犹新。一些商贩直接从个体加工厂进货，使劣质酱油充斥一汽居民区，闹得人心惶惶。职检一站对厂区 120 多个销售网点逐一检查测试，惩处 15 名贩运劣质酱油的个体营运户，查获劣质酱油 4050 公斤。个体营运户被查处以后，厂区各销售点一时没有了酱油。怎么办？为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职检一站与长春市第二酿造厂联系货源后，从去年 7 月 12 日起，他们个个集资 1000 多元，买来酱油为各销售网点送货上门。降低成本，减轻消费者负担，检查员们还主动当起了装卸工，从酷暑到严寒，从未间断，为各网点运送酱油、食醋等 7.6 万公斤，计 1516 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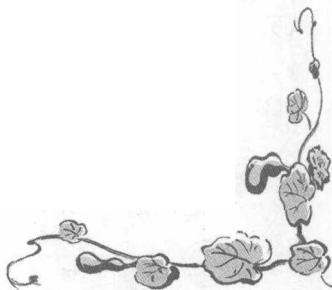
去年下半年，一汽计划处经济师马庆退休了。某单位以每月 400 多元的聘金请他，他没去，却找职检一站，当一名没有分文报酬的职工物价检查员。

(李乡状)

【回帖】

[小小记者]

说的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儿，很实在。我只想感谢“老字军”对工作的兢兢业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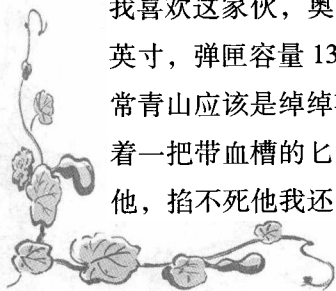
杀手之王

“格洛克 23，检查一下！”

马双年将一柄手枪交到我手上。马双年是我们的联络人，负责接手买卖和分派任务。他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像有着亚历山大血统的哈巴狗。

你猜对了，我们就是传说中的杀手。所谓杀手，当然不是要杀掉对方的手，所谓杀手，那就是……我靠，我还真的不知道这名称的来历。做一行职业当然不需要知道职业的由来，就像一个顶级厨师不需要去考证在原始社会生火做饭一般是男人还是女人，更不需要考证究竟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下来火种还是原始人玩钻木头游戏自己的发明，我是不是太罗嗦了点？

我看了一下手上的家伙，冷森的金属泛着死亡的宁谧。我喜欢这家伙，奥地利的出品一向有质量保证，口径 0.40 英寸，弹匣容量 13 发，枪重 910 克，枪长 177 毫米，对付常青山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即使不绰绰有余，我裤腰上还别着一把带血槽的匕首，即使没有这把匕首，我还可以掐死他，掐不死他我还可以咬死他。作为一个一流杀手，你就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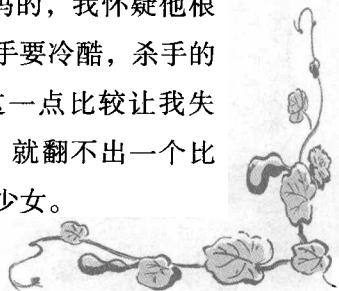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对了，我的任务就是干掉号称 W 市守护神，当代大侠，神勇探长常青山的一家老小，常青山有个漂亮得让全市人民流口水的老婆，还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如果 W 市的广大雄性生物拥有免死金牌之类的东西，这三个小孩早就遭遇了人民的毒手，这么漂亮的女人姓常的下了崽子，想起来就叫人懊恼。虽然我不喜欢对付小孩，可是你要知道，我是一个荷尔蒙分泌正常的男人，再说我们行有行规，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干净漂亮地完成，完美的借口！

我在枪的前端拧上消声器，这个神奇的小管子，它使我杀起人来就如在口中吸响一下口香糖般轻快。很多年前我没入行的时候也崇拜过《英雄本色》里小马哥披着风衣手持双枪嘴里啪啦不间断点射的风采，入行后跟我的老师说起这理想，被老师一枪托敲在后脑勺上，他龇着没牙的牙根含糊不清地跟我说：“你以为是放鞭炮过年啊！”我生有慧根，醍醐灌顶，刹那明白了小马哥为何会死而我的老师为何老不死。

跨上摩托前马双年对我说：“小心点，阿东，这条肥狗不大好对付。”我靠！你看这家伙婆婆妈妈的，我怀疑他根本不适合做咱们杀手组织的高层领导，杀手要冷酷，杀手的领导就更要冷酷，冷到让对方哭为止！这一点比较让我失望，纵观我们“杀杀人跳跳舞”组织中，就翻不出一个比我还冷酷的人，大家都热情得仿佛怀春的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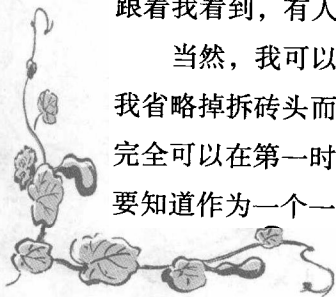


常青山的家在月光下看起来很平静，用古龙的话说，就是平静如水，如死水！那是幢郊外临山的独立别墅，我根据经验判断，高高的院墙里多半养了只大狼狗，而且这狼狗必定是阉割过的，又变态又凶狠，贪官们伪君子们都这样，又要住得心旷神怡，一边对于许多的亏心事又心怀鬼胎，心神不宁，养狗只是自慰。省略着说有点太侮辱人，我的意思是养狗只是他们对心灵的一种自我安慰。

扔了块小石子进去，果然传来“汪汪”的狗吠声，证明老子名不虚传，料事如神。这幢别墅附近并没有别的人家，于是我只用了半个小时迅速爬上墙头，我伸出舌头喘着粗气，围墙里那只半人高的大狗大概瞧见我舌头比它长不服气，不断对我吠叫，仿佛遇见初恋情狗。

二楼的一间房子灯亮了，我和身伏在墙头上。我穿着一身黑，这身行头是我在电影道具厂偷来的，十足一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黑侠，伏在这脏兮兮的墙头真是有点委屈了。我估计这么一来，没长着猫头鹰眼睛决计发现不了我。我爬围墙还是比较有水准的，没搞成背对着里面，这值得庆幸，跟着我看到，有人下楼了！

当然，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我带来一张梯子，让我省略掉拆砖头而上的爬墙过程，不用喘气吐舌头的话，我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灭掉这狗然后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去搜，要知道作为一个一流杀手，第一时间有多重要。现在我只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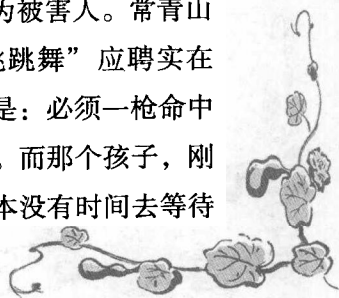


采取的我的第二方案，引蛇出洞。说引蛇出洞就不用引蛇出洞，你看，你看，有人出来了。

看过恐怖片没有，出来的被杀，里面的人仿佛坠入无底深渊，只看到有人出去，再也看不到有人回来，莫名的恐惧比死亡更可怕。干杀手这一行不简单，你还得精通心理学。师父当年教导我说，当你看到一个人红着脸坐在马桶上时，你别以为他只是在大便。师父说你想通这个你就开窍了。我想了三天，揪断了无数根头发没想出来，最后师父告诉我说，他其实就是在大便。看，这就是心理学。

又扯远了，现场的情况是，那个让全市男人流口水的女人扼着眼屎先出来，然后一个身材臃肿的男人左手抱着一个小孩，右手提着一支枪走到院子来。我没有料到这种情况，我心里盼望他那只是普通的猎枪，但是遗憾，常青山手里分明一只德国造 MP5A5 冲锋枪，那是近距离射击最最有效和致命的武器，TMD，他的武器怎么能比杀手好，这简直不符合剧情。老兄，你看过这么多电影你评评理，有理由杀手用短的被害人用长的吗？

从这一点我敏锐地看出，我有可能成为被害人。常青山果非善类，警惕性一流，不到“杀杀人跳跳舞”应聘实在是太可惜了。而骑在墙上的我此时的尴尬是：必须一枪命中常青山的要害，我自己才有可能全身而退。而那个孩子，刚好挡住了常青山的心口，咽喉，脑袋！根本没有时间去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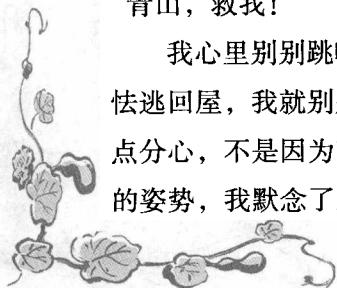


机会，那只狗已经用最热情的姿势指明了我的所在，如果狗长翅膀，我恐怕要在墙头上被这畜生玷污。二秒种之前敌明我暗，现在反之。

我手指一扣扳机，“噗”一声轻响，常青山右肩一振，血涌了出来，希望能伤到他右手大动脉，那么……“踏踏踏踏踏……”人生不如意，十有七八九，他将孩子移正在自己前方，甩手朝我这就是一梭子弹。我见他甩起手来，已知不妙，本打算一个后空翻避开，一想这是骑在墙头上，这要翻下去不就等于高台跳水，并且游泳池里还没有水。我只好就势一滚，一个潇洒地狗吃屎落在院内。这时候探长夫人如雷的惊叫声才传了过来，可见我滚下来的速度有多快！

我翻手连放数枪，伴着枪声的是孩子的哭声，探长夫人的喊叫声和狗吠声，孩子的哭声慢慢远移，嗨，从来没有人暗杀能杀到我这么热闹，我打破了暗杀沉闷的格局，可以说是开创了暗杀的新境界。我爬在地上尽量不使屁股翘起来成为明显的靶子，回头一看，果然常青山抱着小孩子不见了，那个丰腴的夫人跌在地上，一条腿挂着血，撕心裂肺地叫：“青山，救我！”

我心里别别跳跳呱呱叫，暗叫一声好险，常青山若不是胆怯逃回屋，我就别别跳死翘翘了。这个嚎叫的女人让我有一点分心，不是因为嚎叫的频率声波的振幅，而是她爬在地上的姿势，我默念了三遍阿弥托佛镇压了身体某部位的起义，





跟着卸下弹匣装满子弹。咱没有撤退的机会，TMD 他丫家的围墙太高了，再说鬼知道常青山还藏着什么武器，说不定此刻正架起红外热能探测仪趴在窗口侦察。我只有一个优势，就是我这身衣服看起来像黑侠，很可惜夜色中他多半看不见。

我凝神看了一下，那个嚎叫得很性感的女人，如果她是一只猪，我想所有的屠夫都忍不住要立地成佛，当时我们的距离只有 200.00 公分，我决定玩一个阴谋。我脱下身上那件帅气的黑外套，果断地向外扔去。

一阵密集的枪声，将外套打成无数只飞舞的黑蝴蝶，乘这当儿，俺懒驴打滚加旱地拔葱滚到那女人身边，再次果断地抱起软泥似的她，挡在我的面前。这种高级的手段百年难得一见，要放在电影里那就叫特技镜头。而我当时根本来不及骄傲，左手中传来的感觉告诉我好温好软好柔好绵，恨不得立刻把右手形成鲜明对比的冰冷的手枪指抛弃糟糠之妻一样扔掉。

我顶着这个瘫痪的女人慢慢朝子弹来源方向挪动，真的，是顶着。我仅有的一点理智告诉我，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宽衣解带，常青山若是报了警，五分钟后这地方将被警察围成一个铁桶。我用嘴咬着旋下消声器，这时候我需要在气势上压住他，师父，对不住，徒弟我要放炮仗了！

“嘣！嘣！”我回手二枪放翻了那只讨厌的狗，跟着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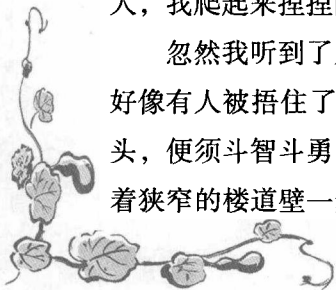


了一跳，一枪打在狗鼻子上，另一枪却打在这女人右臂上，血花溅了我一脸，说明我枪法见长，杀条狗根本用不着两枪。这女人痛得发出杀猪似的令天下屠夫震惊汗颜的嚎叫，我大吼：“常青山！滚出来！”我那可怜的自以为是的吼声完全被这女人的嚎叫淹没。

“啪啪啪啪……”抓着女人的左手一阵剧震，这女人胸口溅起一篷血花，闷哼了一声，死了个透。谁开的枪？TMD是谁开的枪！常青山？他怎么能这样！他丫还懂不懂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他丫还知不知道夫妻之间要相濡以沫！容不得我在爱情与家庭的哲学辩证主义上纠缠，子弹已经像泻肚子放屁般向这边呼啸而来，我顶着这具忧伤而美丽的尸体，一直冲到一楼门廊。左手臂钻心地疼痛，奔跑时老子一不小心连中两枪。

我撕下衬衫布扎住伤口不让它流血，一脚踹开了门冲了进去摔了个仰八叉，为什么仰八叉我要说明一下，以证明不是我技术不过关，那是因为那扇门本身就没有上锁，我一脚踹了个空，好狡猾的门！里面静悄悄的，仿佛一楼二楼都没人，我爬起来捏捏酸痛的屁股，握紧手枪轻轻向楼梯移动。

忽然我听到了几个浓重的喘息，这喘息来得极不正常，好像有人被捂住了嘴透不过气而拼命呼吸的声音。生死关头，便须斗智斗勇，我发挥主观能动性，奋起四肢神力，撑着狭窄的楼道壁一步两滑爬到天花板处，然后我青筋满面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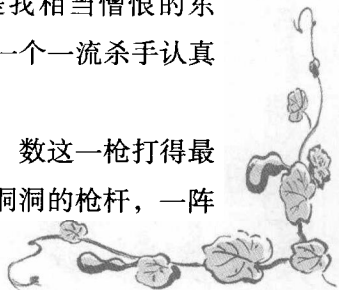
哆嗦嗦掷下了两颗子弹。

枪声顿起，来自于楼梯拐角处，地板上被打出几个大洞。要不是声音不对，我几乎怀疑这家伙家刚才是不是放的小钢炮。我对自己说要镇静，于是我就镇静，难为我此时的姿势像一只上吊的青蛙，依然能够说镇静就镇静。好一阵，一个女孩的哭声传来：“爸爸……”接着是另一个小女孩的哭声。

两个小女孩的哭声让我的鼻子发酸，说起来如果我不是一个杀手，我能做一个相当优秀的演员，我的感情可以应景而生，也能够自己掐灭。事实上，正因为我做演员无门，我才跑去做了杀手。师父在我入门的第一天就翻着眼睛告诉我，杀手是不能有感情的！然后他把眼珠翻得只看见眼白说，要六亲不认！当时我为难得眼珠在眼眶里打转，师父马上把眼珠亮出来，柔情似水地安慰我，别急别急，现在做不到不要紧，慢慢修炼就成了。

所以我不但入错了行，还跟错了师父。常青山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感伤：“小琳，下去看看。”楼道灯亮起。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美人被推出楼梯拐角，同时伸出一只肥壮多毛的手，那手从气势上说相当于熊掌。熊掌是我相当憎恨的东西，种种传闻告诉我它的美味，而我作为一个一流杀手认真工作苦杀多年仍然没有机会品尝，我恨！

我瞄准一枪，正中那熊掌，十三年来，数这一枪打得最准！那熊掌吃痛猛缩回去，同时伸出来黑洞洞的枪杆，一阵





扫射，那个小美人浑身是血哼也没哼一声就偃旗息鼓吹灯拔蜡翻滚着跌下楼梯。半分钟的寂静，我实在撑不住了，滑下地面，走向拐角，小心地转过去，果然常青山已撤退，有个小男童倦曲在地，面皮青紫，很明显是窒息而亡。

不得不承认常青山是个牛人，他已经让我这么一个自诩为盖世聪明冷酷无情的杀手义愤填膺了。作为一个被害人，怎么能如此不择手段地保护自己，这充分说明他不是一个专业的被害人，不懂得如果摆一个优秀的 POSE 来给杀手发挥，我的脑袋负荷不了如此复杂的运算。这样的社会精英，如果他人行做杀手，我们“杀杀人跳跳舞”组织只好全部上街擦皮鞋！

我心惊胆战兜到二楼时，灯火已全灭了。马双年曾经说过，对一个杀手来说，熄灯不是意味着上床，就是意味着上当！我决定不上当，于是朝天放了一枪，这一枪放得非常水准，天上掉下来一盏吊灯砸在我脑袋上。师父曾经赞赏地说我是花岗岩脑袋，因此比较结实，灯碎了，我的脑袋只开了几道口子，还隐约听到一个女孩声音：“爸爸，你在哪里？”

我垂耳细听，那细微的脚步声就在不远处，女孩忽然喜叫：“爸，你在这呜呜我好怕——啊！”枪声一响即寂，跟着是那女孩的惨叫。难道我方还有支援人马？我精神一抖擞，屁颠屁颠赶了过去。房间的灯卑鄙地亮了起来，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跌在一张沙发前，和她母亲一样，一条腿染满鲜血，

